

当幼小的树木刚刚挺直腰板,当沉睡的花次第开放,夏天的脚步似乎已经近了。才刚脱下的冬衣,还来不及换上春装,就感觉直奔入夏季。

穿上久违的夏装,行走在午夜街头,心中满满的惬意。突然,一滴黏糊糊的东西落在我的裙子上,天啊,是鸟屎!好心情瞬间被击垮。猛然看到地上一片白花花의排泄物,多么熟悉的一幕啊,莫非?我抬头一望,几乎忘乎所以地高呼:燕

一缕温馨

春暖花开燕归来

□雪玲珑

阵,我的群燕方阵又回来了!我有点小激动,每年春夏,期待燕子归来成了我心心念念的渴望。不愉快的心情刹那化为惊喜……

还记得三年前的一个夏夜,当我先生无意中发现这神奇的一幕,叫我抬头往上看时,瞬间,我震撼了。这是怎样壮观的场景啊,几百只的燕子,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布满了十字街头的电线,十分壮观。我拿起手机,对着夜空拍燕阵,记得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有网友神回复:这是黑夜里跳动的音符。这话太形象了,几百只燕子齐刷刷地分布在五条电线上,构成一幅完美的五线谱,群燕和鸣,同奏一曲春天的歌。我不由得要感慨了!我们站在地面欣赏燕阵,它们站在高处,何尝不是在欣赏我们?如今,动物与人类不仅学会了和平共处,还学会了互相欣赏。

先生说,燕子认定了地方还会再来,它们是把这里当落脚点了。我将信将疑。第二天晚上,我们饭后特意散步到这里,看看群燕是否再次出现。果然,远远地望见几条电线再次成了群燕的据点。电线上的燕子,交头接耳,欢快地呢喃。它

三月是四季里的花旦,携春天群绿了一年的热闹。万物复苏,百花争艳,蜂蝶劳作,冰雪消融,哪一样不是带着活泼伶俐的张扬?伏蛰了一个冬季的生命顺着气候的纹路纷纷舒展,在这愉快的春日,一切都是崭新的,过往如逐渐松软的冻土,融化远去。

闽南的三月并不左右逢源,掺和进了冬天与春天的拉锯战,乍暖还寒的三月,立场十分不坚定,顶着忽上忽下的温度游离在干燥和湿润的矛盾之间。因此,很多花陆陆续续地站在季节的起跑线上,等待春天的号令。

我总想,花的魅力是什么?这世界间的花,在空间上、时间上都派得上用场。人们高兴时有花,悲伤时用花渲染得壮烈;出游时赏花,宅家时兴致一来,也摆上了花;大人爱花,小孩将蒲公英弹得满处飞。花是低廉,是高贵,是品味,是随性,仿佛都参与进了人的喜怒哀乐。

我认为花是撩人的,能住进人的心里。湘西的小溪谷里长满了芷草,飘逸的花串风致楚楚,散着幽香,让人的记忆跨越了时空,回忆起往事清晰如昨,需要人捏着鼻子闻的栀子花,被茉莉花一比,更加香得让人管

随感录

花的遐思

□胡嫣嫣

不着,艺术正顺着絮絮叨叨的生活细节往墙角伸长着藤蔓;粉色荷花开在白洋淀,带了使命感,成了保卫和平的哨兵;童话里梦幻的花园更是多得数不清,玫瑰花自己坐上了王位;地皮上不起眼的苔丝幻化成美丽的姑娘,卑微又惨烈,让多少人心碎……这世间的花呀,仿佛总能牵着敏感细腻的神经过走雨巷,邂逅了香花般的姑娘,那荡漾在深眸里的是一汪春水,开出繁盛的情感。

我喜欢花的心情,就像那地底融化的冻土,静悄悄的,时令带走了寒冷,却总有记忆留下。在我成长的记忆中,我种过花,那些花断断续续地盛开枯萎,直到前几年,我才承认我是没有耐心种养花的。我会为她们的盛开欣喜,会为她们的枯萎而哀戚,但是并不代表我愿意为了她们去开垦这份耐心。后来,我到花店买花,频繁地将种类不一的花插入花瓶,熟知她们在花瓶里所需的水量、花开时间的长短,想来,在花开花谢中已习以为常,但是那些花开的时间,我也有份,而我的喜怒哀乐,花也有份。因为没有根的羁绊,我能在活色生香的花里惬意地品味花的美,这也是一种真情实感的存在,我确实喜欢花,认识很多花,能在路边为不知名的小花驻足,为游玩时的花海流觞醉心,林林总总,足以证明我喜欢花的心情。

一大束,插在花瓶里,并不是所有的花都愿意竞相开放。

我所知较难养的是玫瑰花,水得

们可真会选址啊!站在闹市十字路口,居高临下,看川流不息的人群,任街市喧嚣,都不影响雅兴。

我还想弄清楚燕子的习性,闽南有句谚语,燕来最迟三月三,燕去最迟七月半(农历)。燕子在闽南觅食,却飞越南洋吐燕窝。看似无情的举止,其实这正是燕子让人类无法理解的难言之隐。燕子以昆虫为食,它们从小就习惯于在空中捕食虫,可是,闽南的冬季是没有飞虫可供燕子捕食的,食物的匮乏使燕

石牛山地质公园峰峦叠嶂,随着索道的移动,景致渐次清晰,一一从眼前掠过。正是春天,远处,一道道山峦被轻如薄纱的云雾包裹着,朦朦胧胧;近处,一片接一片茫茫竹林,刚被一场豪雨洗涤得凝碧流翠,绿得像一泓湖水,向远处漫开去,染绿了风,染绿了我的眼,染绿了我的心境。

然而,在这里,我感受更深的该是在绿意里流动着的那抹红——中共福建省委旧址(坂里)、红军洞、红色渡口、岐山堂革命旧址……

德化县水口镇石牛山地质公园位于福建中部戴云山区,主峰海拔1781米,因山上有一块石头长得像牛而得名。石牛山是典型完整的放射状的火山陷盆地,有着中生代火山形成的山峰、奇妙无穷的岩石山洞,人们赋予种种传说,使这一自然景观更具传奇色彩。只要有一些党史知识的人来到这里,都会知道石牛山麓的中共福建省委旧址(坂里)。由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诞生地是在我的家乡漳州,这一处旧址便让我格外关注。

在这里,我思索着,凝视着,了解了一段历史。

我从漳州市委党校历史学教授何池史事探析文章《中共福建省委的诞生与沿革》里了解了一个清晰脉络: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福建党组织立即将闽北临委和闽南临委合并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直接归中央领导。12月2日至5日,闽北闽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漳州一条隐蔽的小巷子振成巷32号召开,宣告中共福建党组织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部;

——1928年6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机关迁往厦门,成立中共福建省委。1931年3月25日,遭国民党当局破坏,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暂不恢复福建省委,改设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分别领导福州、闽东、闽中和闽南白区工作;

——中共福建省委迁长汀。



通往永泰的水口镇区 万代辉 摄

风情万种

听雨

□许海娟

南方的三月是极惹雨的,断断续续,像多情的姑娘,羞羞答答,好些天了,总也不停。我是喜欢雨的,醉朦胧的三天,烟雨纷纷遮了眼,渐渐沥沥,像一曲温柔的小调。伏在书桌上,阖目侧耳,蒙蒙的雨丝仿佛渗入了呼吸,静心除躁,勾起了许多朦胧的记忆。

抬眼望去,暮色四合,停云霭霭,雨幕潇潇,四下灰蒙蒙的,染了一层雾气。远山重重叠叠,山色空蒙,只隐隐约约看了个轮廓,屋外的小池塘倒是看得清楚,稀稀疏疏立着几支荷柄,在斜风细雨里漾起一层又一层涟漪。早些年,池塘里是时时绽满荷叶的,偶尔还能看见几朵荷花,鱼戏碧水,虫鸣不休,蛙声一片,风起了,池塘荡起一层绿浪,夹着清香,扑面而来,而今只是一池萧索。池塘靠屋一岸有几阶石板,伸入池水,爷爷奶奶耕作回来,总先站在石板上清洗完雨鞋和锄头再进屋,免得蹭得到处都是泥污。我家门前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有些陡,也不太平,爷爷说那些石板都是他年轻时儿子自选回来的,每一块都是有讲究、有故事的。这个话头一开,他准要从很多很多年前讲起,每次说的都大同小异,左不过就是那时吃不上饭,只有很稀很稀的粥,捞半天也没几粒米,生活特别苦之类的,反正讲半天也讲不到石头上。那时候,池塘还是生机盎然的,爷爷奶奶经常会从田里给我带些田螺回来,用芋叶盛着,将口束起来,再用草藤子将口绑紧,放在装满青菜的簸箕里,那怕一路颠簸,到我手里的时候也不会破。天色渐昏时,我会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等着他们披着一身暮色,缓缓而归。我总是捧着芋叶,站在池塘边,看他们清洗刚摘的菜和沾着土の锄头,他们总是边洗边念叨着田里的事儿,热热闹闹的。等他们洗完屋了,我才慢慢地走到石阶上,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把草藤子拆开,把芋叶放在水面上,用手将水掬到叶子上,直到水没过叶子才将叶子轻轻一翻,田螺就翻到水里去了,不一会儿就没了。

我记得,池塘边原是一小亩菜

1932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闽粤赣省委改为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设长汀水东街人民巷43号一座两层楼房,这里也是周恩来同志的住地。1935年4月,福建省委停止活动;

——1938年8月,在闽北崇安坑口乡源村重新成立中共福建省委。1942年夏初,中共福建省委迁南平建阳书坊乡丁厝村太阳山;1944年8月又迁到长乐、福清、闽侯三县交界的长乐市江田镇南阳村;1945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作南迁泉州市德化县水口镇坂里村……

坂里村位于德化县水口镇东南的石牛山麓,与永泰、仙游交界,海拔900多米,四面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是一个环境条件极为恶劣的偏僻村落,这里曾发生过可歌可泣的故事:

1943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大肆“围剿”革命根据地时,为隐蔽积蓄力量,中共福建省委从闽北转移到闽中,同年12月,闽中工委书记林大蕃及游击队20多人来到毛厝、坂里。1944年正月下旬至二月间,省委机关游击队陆续来到坂里。在坂里牛寮坑困狗形山上,盖起了18座竹棚,设置两个操场。省委机关转移到坂里后,在德化大溪、永雁和南安八都等地建立了几个据点,使闽北、闽东北、福州、永泰、大田及闽中地区的莆仙、晋南惠等根据地联结起来。这一时期,坂里村曾成为全省革命活动中心。省委机关在这里召开省委会议,进行整风文件学习,创办《顽强斗争者》刊物。游击队奇袭莆田县涵江交通银行所缴获的伪币,也是带到坂里,由省委分别发送给闽北、闽东北



岐山堂 万代辉 摄

儿子的小提琴虽然拉得不像在“锯床腿”,可的确也拉得不怎么样。

前年,儿子高考结束,我建议他去学一下吉他,没想到他却说想学拉小提琴。我知道小提琴很难“速成”,劝他学吉他,或者重操“旧琴”,再去练练钢琴,毕竟读小学时,他钢琴曾考过10级,有一定的基础。可他执意要学小提琴,对于我儿子来说,“父命难违”的时代已经不存在,我尊重他的选择。找老师,买提琴,“一气呵成”。他的小房间开始传出琴声,“唧唧呀呀”,所谓“哑哑啊嘶难为听”如是也。我的耳朵苦不堪言,他拉小提琴时,我真想赶紧把耳朵捂上。可那声音,好像和什么都交上朋友,橙黄的灯光里,花瓣、叶片上,都有它的“影子”在滚滑。

这段听琴的“艰苦岁月”,终于熬到头。有一天,我竟然听到他拉出“小

七色花

儿子和他的小提琴

□杨炳光

小星星亮晶晶”的调子来,向着阳光来的方向,我眉头拧成的“结”字“土崩瓦解”。很快,《小星星》整首曲子的旋律,就在我家金灿灿地飘荡。我感觉到,之前买琴和交的培训费,好像长了翅膀,跟着简单的旋律,往我裤兜里钻。

从此,《小星星》的旋律就一直在我家“闪亮”,那旋律反复反复地在耳边响着,好像有秋千在时光轴里晃啊晃,好像像旋转木马在旋转着,旋转着……似乎还可以听到愉快的笑声。

儿子除了快乐地拉琴,还把小提琴当成“古玩”。拉完琴,他就拿着丝绸方帕,一会儿擦擦琴面,一会儿儿拂拂琴弦。琴在他手中翻转,他的目光全部在琴上,感觉他就像一个鉴定师,正在鉴定“国宝”。同时,他小时候玩恐龙和奥特曼玩具的情景,也会倏地如燕子斜飞进我的脑海。

儿子要去上大学了,小提琴赫然出现在他的行李里。我有点愕然,我感觉到他好像要去坑蒙拐骗,而小提琴正是他的道具。想想他拉小提琴的“三脚猫”功夫,到学校又没有老师指导,我不由哑然失笑,然后自问——他带琴去干嘛?“好吧,要带,就让他

先后到仙游县城、永泰县嵩口镇、洪口乡及本县的水口、南埕、雷峰等地发动民众抗租抗税,袭击伪警局,攻打伪区公所,巧取官僚买办的商行、银行、粮仓、药铺,筹集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布匹、药材银元等紧缺物资送往战斗前线,组建永(泰)德(化)大(田)地下交通线,参加戴云山战斗,一度成为永(泰)德(化)仙(游)抗日反顽指挥所……正是红军、游击队与群众血液于水的关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党性比刚坚,稳如磐石。

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军区派员到实地勘察,并把该洞命名为“6号洞”,当地人们习惯性称为“梨坑红军洞”。

在这里,我深深地感动着。红色革命精神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失色,更不会因岁月流逝而黯淡,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情感相连,心灵相通。

古镇的生命总是向前流动的,火焰犹存,古镇的青春总会被燃烧起来。水口镇正在对红色资源进行活化利用,他们倾心打造党建文创·星火基地,统筹规划红色旅游线路,以福建省委旧址陈列馆、岐山堂革命旧址为核心点,串起昆坂、梨坑、毛厝、承泽等红色革命老区,推出“红色渡口—坂里省委旧址—岐山堂革命旧址—红军洞”红色旅游经典线路;坂里福建省委旧址“七个一”红色研学精品线路。同时,加强对线路沿线旅游配套设施建设,省委旧址宣宣室、交通站得到提升改造,开通了旗盘顶至红军洞公路,扩建研学停车场……他们正行走在“红+绿”双色产业融合的发展路上,绿意里的那抹红,得到了尽情渲染。



原省委机关办公室 张维臻 摄

带,反正这是他的事。”我暗想。

也不知怎的,自从他离开家,去上大学后,我对小提琴曲开始“情有独钟”,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喜欢让各种清越的小提琴曲缠绵耳际,然后思绪就向着儿子所在的城市飘飞,飘飞,……

有好几次,我在微信里,问他在做什么,他都说在练小提琴。说实在,我有点担心他的“小星星”会扰民,只是还好,他的舍友对“幼儿”都怀着“大肚包容”。

时序在安宁中爬走,我不知道儿子用多少提琴拉了多少遍思乡曲,冷冷中,定是月色千里。

小提琴跟着儿子坐了几次动车,免费旅行几趟,待到去年暑假,我们家的小提琴声居然进入“同一首歌”时代。

去年深秋,枫红,桂香。我生日那天,儿子好像把我的生日给忘了,一声

祝福都没有。到了那天晚上,生日蜡烛刚刚点亮,他的微信“啾——”的一声响,是一段视频,点开——“祝你生日快乐……”的小提琴曲流淌耳际,“老爸,生日快乐,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好巧,烛影刚摇曳,他的小提琴曲就来,定是老婆大人“剧透”的结果。风摇烛光,鲜红生动,看着它,听着生日歌,感觉自己像个老农,眯眼望着稻浪翻香的田野,丰收而谷满。

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在练练弦,还发来两张照片,照片里他的一只手指肚光滑、饱满、鲜嫩。另外一只手指的肚凹陷、青紫、暗淡……我想,那手指若是透明的话,一定可以折射出一粒粒晶莹的汗水。

还有一天,他说,因为疫情,同学们都不能出校门,隔壁的同学有的在宿舍蹦迪,在K歌……而他,正在宿舍拉琴……似乎,有一串串清幽的小提琴曲,从远方流淌而来。在一片绿韵中,青春之歌,洋洋盈耳……

儿子的小提琴真拉得不得怎么样,可稚拙的旋律里,有爱,有自由自在的音符,在属于他自己的天空,飞翔。

我希望,那旋律,于我耳畔,长绕……